



Philosophy doctor 是一個銜頭名，就不是 doctor of philosophy。你明白嗎？我有一個朋友，你們很多人都會認識的，在香港大學做助教，做著做著香港大學送了他去倫敦留學，那個人叫做周紹棠，與我同班的，周紹棠這個人 30 歲就滿頭白髮了，數學家來的，後來就在倫敦大學拿了一個數理哲學博士，那些人就以為你研究數理的哲學，是嗎？就在那裏研究數理哲學的博士，不是！他是什麼？他是哲學博士，是研究數學的哲學博士，叫做 philosophy doctor of mathematics，philosophy doctor 是一個名來的，不是 doctor of philosophy，不是這樣的。胡適之不過是一個 philosophy doctor 而已！是嗎？

聽眾：他哪裡畢業的？

羅公：Columbia(University)畢業的，我的兒子就是指着：這間房，指著 Columbia (University)那條街說，這間房就是胡適之住過的。

我的兒子就是 Columbia(University)的。五四時代的人很幼稚的，胡適之那些人，整天呱呱叫，又說以前的中國人無方法，研究學問要講方法。他的方法是什麼？整個胡適之提出什麼？兩句話，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。誰不識？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！是嗎？而且這兩句話是什麼？扯了他老師的話來講而已！他的老師叫做什麼？Dewey(John Dewey，1859 — 1952)，Columbia (University) 那個 Dewey。Dewey 就寫了一本書叫做 How to Think (《How We Think》)，怎樣去思想，那本書，那本書就主張，主張人要怎樣？

第一步，主張所謂歸納法，他教人思維術，第一，我們要觀察，盡量觀察萬事萬物，觀察了之後，我們的心裏面就先來一個假定，假設，假設未必對的，搜羅事實來證明這個假設對不對，如果搜羅事實證明了都是對的，那就成為一個 law，一個定律

了，是嗎？譬如舉一個例來講，牛頓在那棵蘋果樹下著睡午覺，誰知一個蘋果砰一聲跌下，打到他的頭上，是嗎？打到他的頭上，驚醒了他，他就覺得奇怪，何解它會跌下來我的頭上？這樣他就再進一步想、觀察了，為何它一定跌下來而不是飛上面？是不是有種力量扯它下來呢？

這樣於是就想、想、想，想想，一味觀察，觀察的結果就假設，假設地球中間有一種力量拉些東西過來的，如果沒有這些東西它就呼呼聲飛出去了，先假設，然後再用很多事實去證明，證明確實如此，然後才搞出那條地心吸力的定律。小心的求證，這是科學所用的歸納法，是嗎？

胡適之就巴閉講，那時剛好是五四時代，那些人的思想幼稚，覺得很了不起了！以前沒有人講過，他能講，其實是他的老師，老師講的，現在買得到的，你去買的，How to Think (《How We Think》)，杜威的，現在這本書已經落後了！杜威的那本書已經落後了！這樣他就走來批評佛教了，說佛教重現量，這是低級動物的感覺，純粹感覺。王季同的《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》，王季同很大方的，這樣批評他，他將胡適之那篇東西整了下來，附在一起，等人們看一下。

好了，下面就是徵，徵即是反問，他答了之後反問。好了，他說，「世尊(啊)！諸所了知真如義相，此真如相亦可遣不？」 這個問得到家了，他說：世尊啊！你叫我一切文字上遣除，是嗎？連「義相」都要排除不要了，真如都是「義」來的！真如都是「義」之一種，十種「義」之中有一種叫做「真如義」，難道現在「真如義」都要遣除嗎？如果你說都要遣除，豈不是你釋迦佛講大話？你又叫我用「真如作意」來遣除諸相，這樣即是「真如作意」有力量遣隨諸相的，你現在卻要遣除「真如作意」，既遣除，豈不是其它的那些相又來了？其它的相又來了？

很矛盾的！他這裡問他(佛)，「諸所了知真如義相，」 我們所了解的那七種、那十種真如，這幾種真如義的相，真如都有種相的，真如都有種無一切相的 state，

都有那種情況的，這個真如的相又可不可以遣？如果你說不遣，這樣就有相了，如果你說遣，真如相就不要了，那麼其他那些又出現？那又如何？釋迦佛很聰明，他答，不是說要遣，亦不是說不遣，是沒有得遣，你說遣又犯過失，你說不遣亦犯過失，他只說沒有得你遣，何解？它無相，沒得遣，有相才有得遣。真如是無相的。遣什麼？是嗎？下面釋了，辛一正釋，辛二重釋。

辛一、正釋，「善男子！於所了知真如義中，都無有相，亦無所得，當何所遣？」「諸」就是那些修止觀的人，「所了知」、所了解的、所證到的那種「真如義」，在那種真如義裏面，觀真如都沒有相的，有相就將它撥，有件東西就要撥了它，都沒有東西的，你撥什麼？亦無所得，都沒有一件硬繃繃的東西被你抓得到的，「當何所遣？」你如何遣除？沒〔東西〕你除。不是叫你除，亦不是叫你不除，而是沒有〔東西〕你要去除，這樣，這是最高級的，你能夠這樣，這個是見道的境界了。

下面重釋，將經裡面又重新講一講，「善男子！我說了知真如義時，能伏一切法義之相，非此了達餘所能伏。」他讚美這個真如觀，他說：善男子(啊)！「我說」，我說「了知真如義時，」當一個人修止觀，修到了解、證得「真如義」的時候，你就能怎樣？「能伏一切法義之相，」所有一切文字相的法相與一切義理的相你都能壓伏了。「非此了達餘所能伏。」並不是說我這種了解「真如義相」的這種智慧可以被其它能制伏的，別人是制伏不了它的，它可以制伏別人。他讚美這個〔真如觀〕。識不識解？夠鐘了嗎？

聽眾：夠了。

聽眾：90年5月13日。

羅公：給你們的，我將它來重複講一講，然後你將我發給你的那張來對證，那張是《成唯識論》裏面抽出來的，這裡是所有佛經中最精要的了，那張東西，我再重複這裏，第70頁，先看一看第70頁，第70頁，戊二，明除遣諸相。

你們那些錄音的就會重複了，是嗎？或者你不要錄了，你嫌重覆就可以這裡主動免錄了。即是我們修止觀的時候，一坐下去的時候，就有種種的相出現，相，你不要誤會那些人講，說又見鬼相，又見魔相，不是這些，而是即使你沒有鬼也沒有魔，但都有其他相的，譬如你觀佛就有應該佛相；你觀空又有個空的相，是嗎？你觀有就有個有的相，你觀真如就有個真如的相在這裡，你說觀真如有個真如相，那個就不是真的真如了，因為這個是什麼？這個 concept 而已！是概念而已。真如是沒有概念的，這樣，那些相你沒辦法甩掉的，一拋掉，就叫做見性、見道了。見道的時候就沒有這些相的，沒辦法甩掉的，你不能夠甩掉的時候，你由得它，就會越整越多了，是嗎？

這樣你如何去排除它？撇除它？這一段就是答的，明(辨)除遣諸相。「除」就除去它，「遣」者，就是推開它！諸相。分三，這裏這一段就修止觀最緊要的，你不經過這個除遣諸相，你修一萬年你都不會見道的。你除遣諸相除得好，就很快見道。裏面有分三段，己一，問答分別除遣諸相。一問一答來說明怎樣除法。

然後己二、問答分別堪任觀察。即是要做到怎樣然後他才有資格去觀察呢？己三、問答分別難除諸相。相有多種，有些很容易除的，有些很難除的，就說明哪些相是最難除的。好了，現在看己一、問答分別除遣諸相。裏面分為四點，庚一、問；庚二、答；庚三、徵。「徵」即是重新再反問就叫做「徵」。庚四、就是釋。「釋」即是解答。庚一、問了。「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世尊！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諸菩薩眾，由何作意？」第一個問題，「由何作意」即是，留意，這個「作意」當觀解，如何、「由何作意」即是用哪一種觀，用哪一種觀去除遣那些相？第一個問題。

第二個問題，就「何等」，下面有一個、「何等」兩個字下面有兩個 understood 的，即是暗藏著「何等(諸相)」？「何等諸相」。即是下面有「諸相」兩個字，所以它上文就略去了。第二個問題就是「何等諸相」。第三個問題就是「云何除遣(諸相)」？如何去除遣它？「云何除遣諸相？」這樣就三個問題，下面釋迦佛

就逐個〔問題〕去回答他了。答，問題有三個，於是答案亦有三個了。第一個答案，「由何除遣」？即是用什麼觀去除遣？辛二、答，「除何等相」？除哪種相？辛三、答除遣的方法，除相的方法。現在辛一、答「由何作意」。即是用哪一種觀？用哪一種觀去除那些相呢？下面，你看答。「佛告慈氏菩薩曰：善男子！由真如作意，」他說：觀真如就可以排除那些諸相了。好了，那種「觀真如」，上文講真如有七種，是嗎？

七種裡觀哪一種？是不是七種都要觀？兩種，如果是一種又可以，兩種也可以。第二種叫做「實相真如」，簡稱叫做「相真如」，一切相都無，凡有相都撇除，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即是《金剛經》的一句話，「凡所有相悉皆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」，這個實相真如就是這樣觀，實相，這個即是如來。《金剛經》的所謂「如來」。這本經就沒有了那個「實」字，不過應該有個「實」字，別處有個「實」字的，不過這本經就砌四個字一句，就沒有要那個「實」字而已，叫做「相真如」。第二種叫做「了別真如」，「了別真如」即是唯識，唯識觀，「了別」即是唯識，唯識的真理。

唯識的真理不是無相的！道理而已！是哲學來的而已！是！沒有錯，唯識的道理是一種哲學，但是你依唯識的道理觀，觀唯識的時候，前半闕，前半闕，一闕、兩闕，這個「闕」字這樣寫的，前半闕講唯識的，就是講唯識的道理的；後半闕就是講如何連到唯識都撇了它，證這個真如。後面闕就講證真如，所以亦可以說「了別真如」都是，不過就比較煩瑣一些，那本經的後文它自己就說依「了別真如」的，不過我如果講給你聽就是「實相真如」。因為「了別真如」的後半闕就是講「實相真如」，所以兩邊都通，明白嗎？

「由真如作意，」即是觀這個真如。「實相真如」，觀「實相真如」就凡相都撇除它，「了別真如」就先觀唯識，然後就再用唯識來排除其它東西，然後再連唯識都放下它，不要！這樣那時就證入真如了。這樣用這兩種真如。如果對經自己講就用這種，「了別真如」，自己講就「了別真如」，因為講「了別真如」就包括了「實相真如」。

如」。

不過我嫌麻煩，因為何解？唯識宗就講「了別真如」，譬如你講空宗那些，禪宗那些就講「實相真如」就可以了，而且你會「了別真如」，後面那關都還是「實相真如」的，「遣相證性」，修真如觀。如何修真如觀呢？先看完這裏，一會我就解一頁給你聽，這樣就解答了用哪種觀了，有規矩，這本經的好處是有規、有矩、有辦法講給你聽，你依著我辦法做是可以的。第二了，答第二個問題，「除何等相」呢？除些什麼相呢？是不是除那些魔相、鬼相呢？這些就固然要除，魔相、鬼相還用說嗎？佛的相在那裡你也要除掉它的，最緊要就是什麼？

文字相與道理相，你念了滿肚子都是經了，將那些經來觀，到最後你想撇了那些經，你撇不到的，連到經都要撇去它，文，一有經，那些經是什麼？經就是文字，那些經是寫出來的一塊塊圖畫而已，如果講經，那只是一個個叮叮噹噹的聲音而已，被那些阻住你如何去證真如？那些經裏面的文字都要撇去的！這樣即是《金剛經》的什麼？如筏喻，記不記得如筏喻？《金剛經》，有沒有人記得？

聽眾：記得！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如筏喻者即是撇了那個，你到彼岸了，你就要撇開那個……

羅公：過河嘛！坐了木筏過河，你不要到岸你都死攬住那個木筏，要撇開那個木筏跳上岸，經是那個木筏來的，到你現在一路修止觀，修到快要證真如的時候，你還死攬住文字，那些相就死症了！是嗎？即是等於過河，你死攬住木筏，你不上岸？是嗎？

這樣除遣法相，「法」就是經裡面的那些文字，佛法，佛法是那些文句，撇開那些文句，文句裡面有些義理的，裏面有些哲學思想與義理的，以及「義相」，「義相」都要撇去它，你問，那些道理都要撇？道理都是概念來的！是嗎？凡概念都要撇

去，「義相」都要撇了它！這樣說他已經全部教給你了，什麼百寶都講給你聽了，做不到就是你閣下的事，他叫你這樣就行了，是嗎？第三，分三，除遣的方法。用什麼方法去除遣呢？好了，第一，先觀那些名，在經裏面的，經教裡面的那些名，那些概念、這裡的「名」就當概念解，是嗎？先觀、先觀那些概念，觀，那時是「了別真如」那一套名來觀，觀到差不多上下就知道，凡是這種名都是什麼？我們引起執著都是在那些名那裡，名不是等於真如，名不是等於佛法，要撇除它的，撇除那些名，凡所有名，名即是名相，要撇開，一撇開，名就是代表東西的，名代表實，是嗎？名是一個概念與一個名字，名字與概念是代表事實的，事實的。

譬如我說一隻杯，那個「杯」字的名是代表一個事實，一隻二隻這樣的東西；譬如我說人，「人」字是一個概念來的，名來的，是代表一個、二個會理性，會思考的那種人，當你名全部撇開的時候，你不用觀「事」了，我告訴你，名撇了去之後，那些事就不會現了，不需要另外觀「事」的。譬如你說這樣，觀這個世界是空的、人生是空的，你就觀這個世界是名而已，人生也是名來的，這個人生與世界的名，都是我們的概念來的，這些概念都是假立的，我們現在遣除它，不要！這樣你就沒有了「世界」這個念了，亦沒有了人生這個念了，是嗎？

世界的「念」，人生的「念」都沒有了，當下不就是可以、所代表的這個五花八門的世界不現了，你的人生怎樣都不現了，沉沒了，好像禪宗所謂「大地平沉」那樣，連這些事實的相狀都不現，你在定裏面，只要你排除了那些名，不用理那些事實，不需另外，要空了那些名，空了那些概念，那些概念所代表的那些事實你不用理它，它自然就不現了，不現的時候，你那個時候要怎樣？你坐在那裏，很定、很定，那時沒有概念的！沒有概念的，無概念，無概念不就好像死了一樣？那又不是死了，沒有概念，另外有一種……我講給你聽，凡概念都一定有時間的、有空間的，是嗎？有性質的、有份量的。凡是概念一定有時間，一定在時間，一定有個時間的性質，一個有空間的性質的，一定有性質的。時間、這是 times，空間、space，性質、quality，分量、quantity。

凡是一個概念，一定在這四種東西裏面打轉，如果一個概念，所有的概念一撇了它，這四種東西都不現了，那時你怎樣？超時間，你入了一種超過時間的狀態，超過空間的狀態，即是時間的情景不現；空間的情景不現，性質、善抑或惡，這種性質，紅抑或藍的；高或者矮的這些 quality 都不會現，因為那個份量是多少，一斗或者一升等等全部不要，這四種東西都不能要的！那時就是什麼？

入了那種什麼的狀態？入了一種這樣的 state，這樣的狀態，超時間、超空間、超過相對的性質、超過相對的分量，入了那種狀態，你以前都未見過那種狀態，莫名其妙那樣，但是你不是死的，你覺得非常之清醒的，那時那種狀態就叫做「真如」了。那時叫做「真如」了，又叫做「空性」了，你說，你就是所謂真的見如來了，如來的法身了，那時你就見到如來了，這是如來的法身了，那時你見到你的自性，真如自性了，禪宗的所謂「見性」就是那時了。你怎樣？那時告訴你，那個就是了！問題是你怎樣才能走去？

即是說，那裏就是了！你過了河就是了，你怎樣過河？問題就是這樣。是嗎？現在我告訴你聽了，現在我都可以講給你聽的，那種情況是有一種情況，你撇清了那些概念，你就入了那種情況，那種情況就是超過時間、超過空間、超過性質、超過份量，超過一切一切相對的東西，那時候就入了那種境界，那時那種境界就無所謂「境界」了，如果你說這種境界，我看到境界，那你就是假的。何解？我與境界都是概念，既無概念，哪裡還有「我」？哪裡有境界呢？

那時你就渾然一體了，無所謂境界，亦無所謂你，這樣，「智」，「智」者，你能夠觀的智慧了，你所觀的境界叫做「真如」，那時這個是假名，無所謂叫做「智」；無所謂叫做「真如」，打成一片，入了一種超時間、超空間、超性質、超分量的那種狀態，不過我們理論上就說「智」與「真如」，這個「智」是一個概念，「真如」也是概念，事後我們這樣講給你聽而已，那時的狀態就是智與真如「平等平

等」了，佛經裏面這兩個就是這樣解了。智與真如渾然一體，無所謂「智」，無所謂「真如」，即那些智就是真如，即真如就是智，所以就平等平等。打成一遍的那種狀態，想不想得到那種狀態？我們可以想、想、想，構想有這種狀態，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入，沒有辦法入。所以對面是岸了，無辦法過河，撐船撐到中間，你就是沒辦法泊過去上岸，我們就是變成這樣的狀態。

有些人就不信的，哪有這種狀態的？沒有的！沒有可能的！馮友蘭(1895—1990)就說沒有這種狀態的，他說這是哲學家的幻想而已！哪裡真有？馮友蘭呀！即是所謂這種美，在美學上這種叫做所謂「無言之美」，我們都是覺得說話有概念表現的美，我們很難領略那種無言之美。朱光潛(1897—1986)先生常常講那種「無言之美」。是好的，理論就好了！不過不能達到的！那個，還有一個自殺死了的王靜安、即王國維(1877—1927)，你們想學中國文，你不妨找些有興趣的，你找就買一本，去合眾書局，找一本王國維的詞的注，寫得相當好的，香港有售，王國維詞的注，可以幫助你識得中文，《王國維詞》的著作，很好，又美麗，讀一下詞。

聽眾：王國，哪個「維」？

羅公：四維的「維」，所以他要死就是這樣，這種境界真是好到極了！怎樣？美到極了，但可惜不真！

他想追求那種那樣美的境界又追求不到，結果他最後就在北京的北海，北京的北海那條什麼？那條船，那條石船附近，他跳了下去死了。他死了！那是剛剛國民政府打到北京，說有幾個人要監視的，如何如何，其中就有他的名字，因為他整天不肯剪那條辮，他有辮的，他不肯剪辮，他硬是不肯剪辮。因為他說，我是清朝的遺老，我不肯剪辮。其實他哪裡是遺老？是他自己以為而已，宣統皇請他做老師，溥儀找他做老師。他做溥儀的老師，教溥儀讀國文，讀詩詞，他說他是皇帝的老師，他不肯剪條辮。溥儀都剪了，他都不肯剪，這個人這麼戇的。第一個介紹美學入中國的就是他這個人，他臨死之前有幾句話，這幾句話累死他！

即是這個 Metaphysics，講本體，講宇宙本體的美了！真是美，尤其是他說什麼？黑格爾、佛教那些，還有印度教那些講真如的境界、梵的境界，美到極了，美，但不真，如何能去到呢？我們看不到的，即是幻想的，玄學美而不真，所以他要死就是這樣。科學是真，樣樣是真，但科學不美，他說科學真而不美。結果他，結果他後來就死了，自殺死的。那時的智慧就叫做「根本智」，那時的那種智慧叫做「根本無分別智」，能夠證到那種境界的智慧就叫做「根本無分別智」，「無分別」即是無概念的，它所證的就叫做「真如」，真如是無相的，「無相」者，即是無概念可以表示的「無相真如」。

這樣，那個「根本無分別智」起，最初起，超時間的，但是超而已，我們在外面看它總是有時間的，大概是幾分鐘，這樣，一過了幾分鐘之後，那個「根本無分別智」就沉沒了，沉了。沉後，跟住第二種代替它起了，第二種代替它起就叫做「後得智」了，「後得智」者，即是證得「根本無分別智」之後，即是證得真如之後，然後得到的這種智。那個「後得智」是有分別的，有概念的，那時那個「後得智」一起就回憶了，回憶了，再回憶剛才我入了那種境界，那種境界就覺得很高興的，覺得很高興，前所未有的這種感覺，那種高興，於是他就回味了，用有概念的智慧去再回味無概念的那種狀態，但你始終是有概念的，他即是用有概念的智慧去描寫、去 describe 那種無分別的狀態，這樣，那時候他就叫做什麼？

「帶相觀空」了，我現在將它改成一個「變」字，「帶相觀空唯後得」，講起這些，加拿大居然有人有膽講《八識規矩頌》！這種人該打屁股！你這套東西不明白你怎有資格講？你怎樣講？「帶相觀空唯後得，果中猶自不詮真。」你叫他講！你問一下他！你聽了之後，你問一下他，叫他講給你聽！那些人真是面皮厚了，這些就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，「帶相觀空唯後得，果中猶自不詮真。」怎樣講？舊時我就客氣不講，現在我都不客氣了，是嗎？你們有些是，不止這些人不會講，你就是叫那個、那個……

「帶變」，我現在該成「變」，變起個相分，相分即是 image，那時的 image 就是一個 concept、一個概念，變起那個概念，那個「後得智」就起了，這個就叫做真如了。明不明白？有一個真如的 concept，那個「相」，同時他把回憶見真如的時候，那個「後得智」就變起一個好像真如差不多的樣子，但它有相的，那個相是怎樣的？真如是無相的，它變起一個有相的真如，它變起的真如是怎樣的？中國就沒有人解釋過，西藏的喇嘛有解釋，西藏的喇嘛是什麼？

第一世達賴曾經解釋過，第一世達賴叫做克主大師，(第一世達賴喇嘛應是根敦朱巴(1391—1474))克主大師是宗喀巴的大弟子，宗喀巴的大弟子就寫了一本書，叫做《密宗道次第略論》，他在《密宗道次第略論》裏面提過這句話，我引他講的，當我們的「後得智」起的時候，再回憶那個真如，就變起那個真如的假相出來，所變起的真如假相好似一個月輪那樣的，好像一個圓圓的月輪，所以後來修密法的人，想學觀真如就修月輪觀，因為「後得智」起而回憶的時候，將真如好像重現，實在重現不到的，那時哪裡有「相」？那個「相」怎樣的？是好像一個非常之明淨的月光那樣，所以那些人就觀那些法，什麼都在月輪上就是這樣，這是第一世達賴講的，克主傑(有誤)，那時西藏的那些很……這樣，變起什麼相？變起個 concept，真如，是嗎？就變起那個什麼？很圓滿的、整個月光那樣的，相，變起那個相分，來觀這個空，這個空是怎樣？

這個空就是空性，這個空性不是沒有東西的，這個梵文的「空」，śūnyatā，空性，變起那個相分來觀這個空性真如，這個空就是真如，這個就是《心經》裏面的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增不減」那件東西。那個空，變起那個相來觀這個真如空理，所以《八識規矩頌》：「帶相觀空唯後得，」它說「後得智」會觀到空性的真如，但是都不免於有相，帶著相在那裡觀真如，所以那個「真如」是假真如來的，「後得智」觀不到那個真真如的，只能觀到那個假真如，這是真如的影片來的。而且把真真正正把真如影片觀到的，亦都只有「後得智」才能觀得到，所以「帶相觀空唯

後得，」這樣已經見性都還不行？

不止見性不行，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當他用「後得智」去觀的時候，都是假真如而已！真的真如一定要「根本智」才可以的，「根本智」即是那個般若智才行的，所以「帶相觀空唯後得，果中猶自不詮真。」縱使你在果位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乃至十地，那個「後得智」起來觀真如，都不會，「詮」者、catch，把捉，不能夠把捉到那個真的真如的。聽不聽得明白？所以你說那些人怎樣講？那些人以為有角，居然有膽來到講《八識規矩頌》，以為……他都不知怎樣講，我都真是不明白他怎樣講。

聽眾：照文解義囉！

羅公：照文解義你都要解到的！

「果中猶自不詮真。」是什麼「果」呢？變相觀空，「帶相觀空唯後得」怎樣「帶相」呢？「觀空」的這個空是什麼呢？一定是說「觀空」是沒有東西的，何解真如叫做空性？因為我們觀到那個真如的時候，那個真如是沒有 concept 的、無 image 的，因為它無相的，有一個無相之「相」，所以就用「空性」來代表，中國人就總是喜歡略的，這個空性的「空」，空性，所以西方人就譯做什麼？emptiness 了，不是 empty！如果空字就等於 empty，emptiness，這個空，既然它 ness 就有東西了。「若於彼(其)名及名自性」，「彼名」就排除那些概念與那些名，名所代表的那種東西「無所得」的時候，怎樣「無所得」？找不到，沒有的，沒有出現，沒有發現的時候，「亦不觀彼所依之相，」這個「名」的自性與名所代表的那些事實不現了，不須觀了，「如是除遣。」這樣就能「除遣」了。可以嗎？聽不聽的明白？「自性」就是這樣了，所以你學禪宗參禪、參禪，參 100 年，搞來搞去搞不定，他是不肯讀書，花半年讀書就知道門路了，你不知道門路就參鬼參馬嗎？還有江漢霖，你呀！我勸你，你不是買了一本叫做《六祖壇經校釋》？是嗎？《大乘起信論考證》看過了嗎？

第二部，我介紹你看，《六祖壇經校釋》我勸你現在看禪宗，看《六祖壇經》，何解呢？你現在可以看了。現在聽到這裏你就可以看了，你看一看就會，同時又有好處，第一你就可以印證；第二你就知道所謂什麼「拈花微笑」都是假東西，你就知道。現在人人都說《六祖壇經》很神聖，《六祖壇經》你一看就知道，原來有這麼多本《六祖壇經》的，是嗎？原來禪宗的經是改完又改，改完又改的，現在那些禪宗所謂「參話頭」，那些東西多數是渦(不實)東西來的！一看完你就知道了，你可以看。初時你看你會不明白，現在你可以看了。

聽眾：禪宗參話頭又是由哪個宗搞起？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哪個宗起？是不是臨濟宗起的？

羅公：六祖囉！什麼？

聽眾：禪宗？

羅公：不是！六祖起的。

聽眾：參話頭是六祖起的？

羅公：什麼？參話頭？參話頭後來才起的，後來，很後了！

聽眾：哪個禪師？

羅公：那個叫做什麼禪師？

聽眾：石頭？

羅公：不是！不是！不是石頭。臨……

聽眾：趙州？

聽眾：不是趙州(趙州從諗，778—897)，好像是義玄，

聽眾：臨濟？

羅公：臨濟，好像是義玄的時候起的，臨濟義玄(?—約 866 年)。

聽眾：以前沒有參話頭？

羅公：沒有！參話頭還是好的，後期由參話頭變成念話頭就慘了！將那個「話頭」來

念，念一萬年都不識的嘛！將它來念，什麼「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什麼」？人家叫你參，他不「參」，他念，「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什麼」？一會又「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什麼」？這樣念，怎樣看？你看那本東西你就知。尤其是那個作者的那篇序。

所以說禪宗最初，它的……弘揚禪宗，他說，這是什麼？這是宗教的傳說，傳說即是等於什麼神通，一指就會怎樣，石頭就爆了之類，這些都是什麼？這些是凡宗教都有些宗教傳說，宗教傳說我們不必理，不要當它是真的。即是說，連達摩如何傳禪，傳禪宗，連禪宗他都說是宗教的傳說。說真正創立禪宗是那個？六祖，六祖之前就無禪宗！只有禪學，如何教人打坐，禪學即是修止觀，六祖之前只有禪學，並無禪宗，禪宗由六祖開首，一切六祖以前的如此這般的什麼，全部都是宗教的傳說！

即是流程。其實如果將宗教傳說刻薄些來講就即是神話。他說以後，一到六祖之後還是好些，六祖之後就漸漸變了，漸漸變到參話頭了，參話頭還好，由參話頭就變做念話頭了，這樣就死了！念話頭就整出什麼？拈古、頌古這套東西！某某大師升座，就拈古，怎樣「拈古」？拈古人一兩句口水尾來發揮一下，講一下，將古人的幾句話講一下，叫做「拈古」。「頌古」就是將古人的意思來頌，用幾句鹹鹹淡淡、半通半不通的詩來講幾句，那就升座完了！下座！虛雲和尚都是如此的！

所以這個作者說，禪宗的六祖還可以，六祖以後，漸漸地到了臨濟宗那些參禪等等，禪宗到六祖的時候已經帶有一種朦昧主義，禪宗初期已經帶有一種朦昧主義，一到了參話頭，就更加進一步深入的朦昧主義，漸漸地又再整到「念話頭」，於是幾乎在朦昧主義就更深入了。從此禪宗漸漸地搞不定，再拈古、頌古，於是禪宗就全部渦(變壞)了。

聽眾：還有一種「呵祖罵佛」是什麼意思？

羅公：「呵祖罵佛」(「呵佛罵祖」)即是等於我罵人一樣，等於我罵人，即是不用

的！這種東西不用的，是對的，那個祖師就對了，但是那個祖師「呵祖罵佛」（「呵佛罵祖」），後來那些人就什麼都不識的，朦朦昧昧，好東西他學不到，「呵祖罵佛」（「呵佛罵祖」）他就學足！好東西他學不到，學到「呵祖罵佛」（「呵佛罵祖」），很容易學的！我有一個朋友叫做顏世亮，你認識嗎？有沒有人認識？後來出家講佛經的。香港有一種人這樣的，會用英文講佛經，講著講著他呢……「喝」者……一齊相沉沒了，是嗎？好了，名就如此了，經裡面有很多名言概念，名、積名而成句了，是嗎？下面，類釋句等了。「如於字(其)名」不是！

聽眾：那個「其」字。

「於文、(甚至)於一切義，」「義」即是那些哲學思想、義理，都是要遣，「當知亦爾。」應該知道也是一樣，將它排除、排除，全部遣完它，「乃至」最後想講什麼？「乃至界及界自性」，世界，法界這些，連這些都要撇除它，當他撇、撇、撇，撇到無所得，全部都不見有的時候，「亦不觀彼所依之相，」對於這些義理所代表的實際的事實，都不現了，「如是除遣。」這樣去「除遣」。明白了嗎？這樣就「除遣」了。除遣，除遣到這裏，彌勒就最後壓軸說：「世尊(啊)！諸所了知真如義相，此真如相亦可遣不？」最精要就是這句，你說文字就要完全「遣」它，連義理都要「遣」，一套套的義理，那些什麼？那些思想的系統全部遣除去，他說，「義」是有很多義的，有一個真如義的，然則真如都是「義」，這樣又遣不遣？「亦可遣不？」你全部都遣了，豈不是連真如都遣了？即是樣樣都要空，那個「空」遣不遣？「亦可遣不？」釋迦佛答，他答得很妙的。

庚四、解釋，正釋，分兩段，一段正釋，一段重釋。「善男子！於所了知真如義中，都無有相，亦無所得，當何所遣？」他說：不是不想「遣」，是想「遣」，是那時沒有得「遣」。何解呢？「於所了知真如義中，」當我們了解真如義的時候，我們知道，把一切「義」都撇去，那個就是真如，撇了一切東西之後，只剩下那個真如，那個真如「都無有相，」即是無概念，沒有 image，沒有 concept，無 image、無

相。既「無有相，亦無所得，」把捉不到，無相了，無所把捉，如果有得把捉就有相了，我現在把捉它就又相對了，無相就無所謂「把捉」，無所得，這個即是什麼？

《心經》的「無智亦無得」，所以《心經》不容易講的，如果你想講《心經》講得好的，你就要連這些都要懂得，無所得。既然無有相亦無所得，「無相」是什麼？無哪個「相」？無「生相」、無「滅相」，無「垢相」、無「增相」、無「減相」，完全沒有了這些「相」，到最後「亦無所得」，「無智亦無(所)得」，無所謂這個「智」，無所謂那個「真如」。因為這個叫做「智」，那個叫做「真如」，這樣即是有「相」了。無所謂「智」，亦無所謂「得」，「無所得」，既然無一切相，亦無所得，「當何所遣？」你「遣」些什麼？到那個時候沒有東西給你遣的。「真如」的時候就無所遣了。

所以、好了，下面再重釋了。「善男子！我說了知真如義時，能伏一切法義之相，非此了達餘所能伏。」他所以讚美這個證真如。他說：「善男子！我說了知真如義時，」當我們能夠修止觀，修到能夠證到真如的義的，即是明明正正體驗到真如的境的時候，那個「義」字當境界，這時候，「能伏一切法義之相，」能夠將其他一切文字、經教裏面的那些概念與「義」，一切義理的概念，一切哲理的概念，全部都可以將真如的意義那些東西完全撇除，「非此了別(達)餘所能伏。」並不是這個證真如的那種證的、了別的力、智慧是可以被第二種東西能夠壓伏到的，只有它可以伏別人，別人不能伏它的。所以當你一見道，以後你的無漏智一起，你以後就不會再退轉了。這樣〔上一課〕就講到這裏的，是嗎？講到這裏我就講另外一頁來印證了。你明不明白？

這裡直情就是講給你聽那種見性的途徑，〔而且把〕將近見性與見性時候的狀態是怎樣的，你要清清楚楚。就提出一個見性的方法，但是這個就是《成唯識論》的唯識家用的，如果是空宗，他們就不須用這個的，是嗎？譬如你是禪宗、密宗、天台宗那些就不須用這個的，這個是唯識家的見道的途徑，唯識家的見道的途徑是怎樣的？

沉思的結果就有了四種如實智，「如」者，依照，「實」者是實在的情況，實在的情況是這樣它就這樣，不加亦不減的就叫做「如實」，如實的「智」，由「四尋思」得到「四如實智」，由那個四如實智之後，就證真如。

這個「四尋思」是加行位的，這個證真如就見道，這裏就一跳就跳過的，怎樣叫做「四尋思」呢？尋思四種東西，一、名尋思，「名」者，是名稱與概念，我們打坐的時候，修止觀的時候就觀，現在我所見到的，只是名，只是概念，譬如我說，譬如我現在念經，「如是我聞」那樣，「如是」不就是一個概念？是嗎？即是等於英文的 thus, thus, 如是。我聞，我聽到，I heard, 我、聞，又是概念，我的一切東西，一切經、一切論、一切的道理都是概念，這些都是叫做名，然則名是怎樣存在的？

名，我現在想了很多名，這個叫做佛，那個叫做《解深密經》，那本叫做《金剛經》，這個就叫做「真如」，這樣多名，我現在想了這麼多名在前面，這個名的本質是什麼？不要講它所代表的東西，講它現在的名本質是什麼，名的本質就是我們意識裏面的 image, 意識裏面的 concepts, 那些 image, 離開我們的意識，根本這些名是不存在的，再深入一些，所謂「名」就是我們的識所變的相分而已，離開識是不存在它的，它的本質就是識來的，離開識沒有名，尋思那個名，那個結論將來就是得到什麼？

得到四種如實智了，一路這樣想的過程就叫做「尋思」，當你想得到結論的時候，覺得確是如此，沒有假了，下這個判斷，很肯定的判斷的時候，就叫做「智」了。叫做「如實智」，由名尋思就引起由名尋思所引的「如實智」，同時就只是名尋思，後來就得到了這種智，除了名，除了思想那個名，亦思想事，「名」是代表「事」的，那個杯，「杯」這個聲就是名，這件東西就叫做「事」了，「名」就代表這件事，「名」離開「識」就不存在，「事」又如何？名代表事。事，你就要懂，如果是唯識家你就要懂得唯識了，所謂「事」是就是什麼，譬如「事」，舉個例，譬如這只杯那樣，當我見到杯的形狀與杯的綠色，這個不過是我的「眼識」的 image、

相分來的，我摸到這個杯是硬的，這個不過是什麼？「身識」的 image；敲一下框框有響聲，不過是耳識 image,其實都是零零碎碎的零件而已。

要靠，即是這樣，「眼識」所看到的就是顏色，並不能看到杯，顏色而已，「耳識」所聽到的框框聲並不是杯，「身識」所摸得到的就是硬，硬不代表杯，全部都是零件來的，要靠我們的「第六識」，「意識」，那個第六的 consciousness，那個「第六識」，「第六識」將那些零件全部勘到一齊，來勘成一件東西，把這個見到杯的綠色，把這個杯的聲音、把這個杯的無香無臭的那種形狀、各種東西全部將它合起來，好像把零件勘成一輛汽車那樣，在意識上勘成一個叫做「杯」的東西，於是就有了這個杯的 idea，杯的觀念了，有了這個杯的觀念之後，這隻是杯，那隻又是杯，我今早飲茶也是杯，在順發飲茶那個又是杯，杯有一個共通性的，總之可以載茶，能裝東西的，就是叫做杯，這樣將它的共通性一抽，抽出來，將未抽出來之前就叫做 idea，叫做意象，表象，將共通性一抽出來就變成 concept 了，那個共通性，concept，共相，好了，叫做「杯」。然則所謂「杯」的存在，我現在所謂杯，是離開我們的意識並不存在，離開那個「意識」就只有零件，並沒有那隻杯。不過這就要時時看哲學書才能夠領會得到的，這樣事亦不過是……

這個杯，這個杯是這樣，這些零件，這些零件是怎樣來的，零件的答案就是什麼？零件不外兩種東西，一就是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」，二就是構成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」的那些微粒子，那些所謂原子、電子、質子那一類，那些極微，不外是兩種東西。而這些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」，都是我們的「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」的相分，而所謂「極微」，我們無人見得到極微，只是那些哲學家或者科學家推論的結果，說有一種微粒子，就是那樣解。這樣，在理論上它亦是存在，而且只是意識然後可以把捉到的，離開我們的識，根本什麼叫做極微都不知道的。好了，這些所謂「極微」、所謂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」通通都是我們識的相分。這些相分何解會有呢？這些相分是這樣，相分是有實質的，我們的眼見到那隻杯是綠色的，何解我們擰過來，看這邊就見綠又見紅呢？一定是有件實質的，於是自己駁自己了。

不是有實質，我們之所以見緣，這個 image、影像，後面不是沒有一個本質，是有實質的，那個實質是什麼？那個實質就是我們「阿賴耶識」裏面那隻杯的顏色、軟硬的種子，以及杯的形狀的種子，存在那個「阿賴耶識」裏面，然後「阿賴耶」到相當的緣的條件合了，那個「阿賴耶識」裏面的那些種子，那些所謂「種子」就顯現，顯現而成為那個杯的本質，這個杯的本質離開那個阿賴耶識亦沒有實質的。這樣，見到他人了，明明見到那個江漢霖了，他有實質了？他有實質又如何？

他的「阿賴耶識」變起那個江漢霖的形狀，他有資格變起江漢霖的形狀，我一樣有資格變的，因為何解？「阿賴耶識」裏面的種子是什麼種子都有的，他可以變江漢霖的樣子，我又不能變嗎？當我緣不合，不湊合就不變起江漢霖，他的緣湊合就變起他，於是他的「第八識」變起那個江漢霖的形狀，我的「第八識」就受了它的影響，他先變起一個在這裡，然後就影響到我，好像一直放射力影響到我，我受了它的刺激，我「第八阿賴耶識」裏面的種子受到了他的刺激，於是變江漢霖的種子就顯出來，受了刺激顯出來後，就托他的那個做本質，托他的「阿賴耶識」所變的江漢霖做本質，而我的「阿賴耶識」裡面又變起一個好像他江漢霖那樣的江漢霖，於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即是說，那個江漢霖是他變的，反映進我的「阿賴耶識」裏面，於是我的「阿賴耶識」接受了他的反映就變起了那個江漢霖，我見到的江漢霖是我所變的江漢霖，就不是見到那個真的江漢霖，同樣也道理，他所見到的我，也是見到假的我，不是他。這樣，每一個都是識所變的，互相交、互相交映，這樣，不外都是識所變的，入了那種那樣的三昧，那時，所謂「事」者，也不過是識所變的，離開識都沒有東西的。於是就產生，將來就會產生什麼？「事尋思」所引的「如實智」了。即是無名的，「名」就是識來的，沒有所謂「事」，「事」就是識來的。

好了，再分了，名，我們又可以分為自性與差別，怎樣叫做「自性」？自性者、差別者、是指那件東西的本身，或者自性翻譯成本質，那件東西的本質，凡一件東西都有它的本質的，譬如這個杯，這個就是杯的本質，是嗎？杯的自性。差別、那個杯的屬性，杯就可以用來載茶的，就不是用來做蓆，用來睡覺的。用來載茶，就是那個

差別義，與做蓆子，可以用來睡覺不同，有差別，差別義，即是說，「事」，自性即是事體的本質，差別即是那件事的屬性。普通，如果你們讀過英文的就很容易理解，「自性」者，就是一個 sentence 裏面的 subject 所代表的東西，「差別」者，「屬性」者，「差別」者，就是一個 sentence 的那個 predicate 所代表的東西，自性、差別。

凡事物就有自性、有差別，離開所謂自性、離開差別，就無所謂叫做「事」而「名」是要用來代表事的，名所代表的不外就是那些「事」的自性與差別，即是說，名又有名的自性，名的差別，事就有事的自性與事的差別，名與事都是識所變的。名的自性、名的差別都是識來的，事的自性、事的差別離開識都不存在，都是識來的，這四種東西都不離識的。這樣，於是就有什麼？「自性尋思」，你自己寫了，「自性尋思」所引的「如實智」；這樣，然後是「差別尋思」所引的「如實智」。

由這四種尋思，就引到四種「如實智」，這樣，當我們尋思的時候，即是入觀了，即是唯識觀了，觀一切東西都是識而已，離開識根本就不存在的，這樣經四尋思，於是將四尋思套進去，名與事、自性與差別，不外是〔兩種〕，止觀的時候，或者我們平時不外是兩種東西，一種就是境界，我們所知的境界，一種就是我們的心識，離開境界與心識根本就無東西的，我們的人生及世界，不外是，我們所見到的世界與我們的人生，不外是種種的境界，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」等的境界與我們的心識。

好了，所謂「境界」是什麼？不外就是名與事，是嗎？名有名的自性，有名的差別，事有事的自性與事的差別，所謂「境界」，離開這四種東西根本就無所謂境界，所以說一切境就是這四種東西，而這四種東西都是識所變的，離開我們的心識並沒有這四種東西存在，所以就得出一個結論，就是境空，一切境界都是空的，所取，所了解的境界空。

這樣我們所見、所聞，甚至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都是空，這個「空」即是不實在的，這樣就是境空。境空，當你們覺得境是空的時候，那時將這個空的智慧分析成四種東西，這四種「如實智」，觀了境空之後，有一個識不是空的，最後，我們人生、世上，除了境便是識，境有形有相都是空的，識又不空嗎？境，是境與心兩種之一種，境是空，心亦是境與心兩種之一，心亦應該是空，不實在，境既不實在，心亦應該不實在，這個時候，連心都是空的，這樣，境空就心空了，物、我皆空，境空即是物空，心空即是我空，物我兩忘。

到最後境與心一齊空，境亦空，心亦空，所謂「概念」、所謂「名」都是境來的，全部空了，到那個時候就一無所有那樣，連到「一無所有」都無所有的時候，那時是怎樣？一切名，一切名句全部都沒有了。即是經裏面所說的，「四尋思」就得到「四如實智」，得到「四如實智」的時候，就會覺得怎樣？最初就是境空，後來就心空，後來心與境一齊空，那時候到了這個境界一跳就見道了。這是見道的方法，聽不聽得明白？聽不聽得明白？

這樣，這個《成唯識論》就講個方法給你聽，你記住，四種「尋思」就引出四種「如實智」，記住它。你看看，今述，今略述唯識論意，講唯識宗最精的就是《成唯識論》，我現在講《唯識論》的意思，「彼論者依四種尋思」，四如實智觀，不是！「四如實智，觀彼名義，」一句。「彼論」，這本《成唯識論》，它撇開其他東西不理，「且依據四種尋思」，以及由四種尋思所引出的那四種「如實智」，用這「四尋思」與「四如實智」來「觀彼名義」，來觀什麼？一切名，《解深密經》裡面的那些名與名所代表的那十種義。觀那些名與義，好了，觀的時候又怎樣呢？觀的時候有四級的，四級即是他現在當你是加行菩薩了。

四個地位，當你，當你聽聞佛家這種道理，你覺得心悅誠服的時候，你一接受了它，你就會覺得眾生、每個眾生都是無限期那樣生死輪迴，隨業流轉是一件很悲慘的事來的，即是這種「隨業流轉」是苦的，現在我已經了解這種東西，這種道理，我能夠修行了，我又希望能夠，我又能夠持戒、又能夠修定，又有這樣的智慧，我都不會

再退轉了，但是我無量那麼長遠，這麼多生死裏面，有很多父母、很多兄弟、很多妻子，我不能就自己了解這套東西就修行，然後就入了涅槃，再不回頭就了事，如果是這樣是太低級了，太劣了。我不是這樣的人，我要成佛，要成了佛之後要乘願再來，永遠不休歇，隨無量的眾生，所有多生的父母、妻子等等，到永遠度盡我然後才能夠休息的，我不休息的！不入涅槃的！

當他這樣來發起願，發起願，如果你高興的話，就對著那個佛像，或者什麼，我某某人，我了解了這套東西，我現在決定、決定由現在起，我要立下一個堅定的志願，我要成佛，我要得到最高的智慧，我不捨棄一切眾生。請你替我作證。發起這樣心的時候，就叫做發菩提心，現在的人戇居居(愚鈍)發菩提心，叮叮噹噹念幾句什麼？念幾句什麼？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邊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。」這樣就發菩提心了？這種人戇居(愚鈍)的！直情是戇的！你何不拿個唱碟錄了它，省回一道氣，不用口講？開口按下它就行了！人家一路發心，一路那個意義，這樣轉的！這樣發心的！連到那些發菩提心的，都亂講的！

所以這種人不止不會成佛，而且誤天下蒼生！這種人，地獄，這些人那些拔舌地獄就是為這些人設立的。那些人還說要生西？入地獄反而會快些！那些人亂搞！好了，由你發了菩提心起，你就叫做「菩薩」了，菩薩了，不是偶像那種，那些是菩薩的偶像而已，菩薩是會食飯，會大便的菩薩，這樣你就叫做「菩薩」了。你就是入了叫做「資糧位」了，資糧位，最初資糧位，哪種資糧呢？叫做「福德資糧」，是嗎？福德，你不殺生、不妄語，那七支性戒我都不記得了，你記不記得？

聽眾：身三語四。

羅公：什麼？殺、盜、是嗎？身三語四，這些是得福的，多積福德，因為有福德你就不會落地獄，就不會做畜生，最低限度都做人，你然後才可以、可以學佛的！可以修行，然後學經教，智慧，wisdom，沒有智慧是不行的。現在的人懵，一味顧著快快趣趣(盡快)，走唔切(急著走)那樣。

人生最快樂的事就莫如尋求智慧，德國有一個哲學家叫做康德，(Immanuel Kant 1724—1804)，Kant，他說人生最快樂的就是尋求智慧，這種享受是最好的，現在的人不識。智慧是哪些？讀經，引起「聞所成慧」，「聞所成慧」昨天就講過了，由「聞所成慧」得「思所成慧」，「思所成慧」就修定，在定裏面所發的那種慧，「修所成慧」，這三種「慧」就是你的智慧資糧，有了這兩種資糧了，然後可以見道，你初初學，只是學而已！還未得，連入定都入不到，那怎辦？即是搞來搞去都在資糧位，可能幾萬世的！一百幾十萬世，或者過萬萬世都說不定的。你如果是努力的，你可以幾世就搞定它，但是你不努力就幾萬世都搞不定的，是嗎？

你說我過極樂世界。極樂世界一樣是要修的，過極樂世界你不會落地獄那樣解，其實你守，持五戒都不會落地獄的，你持五戒你就不會落地獄了，不用過極樂世界的，是嗎？這樣而且過到極樂世界，你想布施你都好難，誰要你布施？是嗎？你想說我專門救濟乞兒(乞丐)，你去到瑞士，你救濟乞兒？那裡根本沒有乞丐，是嗎？即是你想救濟也救不了，你想做功德也沒有功德你做的！你去到極樂世界！生天也是一樣，最好就是在娑婆世界，苦的人多，你如果大把錢，你就去救一下埃塞俄比亞那些人，養幾個，能養得起多少，你就能養。你去極樂世界哪裡有得你去做？誰要你養讓他？他大把。沒有功德做，這個福智資糧就不容易一路增長。

好了，這樣積集到這麼上下了，但是你修止觀還不行，學修止觀，學到差不多上下就加行位了，加行位就一定入到四禪的，修觀就固然可以修，「聞所成慧」，資糧位就多數是「聞所成慧」、「思所成慧」，「修所成慧」都是很淺的，一到加行位那個「修所成慧」就很高級了，「煖」、「頂」，因為還有「煖」、「頂」、「忍」與「世第一法」，是嗎？「謂煖、頂」等位，那個「頂」字應該是「等」字，「謂煖等位」，「煖」、「頂」、「忍」、「世第一法」，在這四級的加行位裏面，就「依四尋思」，依據上文所講的「名尋思」、「事尋思」，沒有嗎？那天沒有拿？

聽眾：有，我不記得帶而已。

羅公：哦。沒有嗎？這四種尋思，就觀什麼？

「觀所取名、義、自性、差別皆不可得，」觀什麼呢？觀所取，「所取」即是境界，所取的東西，所了解的境界，所了解的東西，所取的名與義，這個「義」字指那些事，名與義裡面，名有名的自性、差別，義有義的自性、差別，觀這四種東西「皆不可得」，不可得即是不實在的，離開我們的識是不存在的，「皆不可得」，在「煖」與「頂」這兩位，不需要那個「等」字，「煖」與「頂」兩個位就只是觀四尋思而已，到了「忍」與「世第一法」這兩位，就修這個「四如實智」，就「觀彼能取名義之識」，觀能夠了解名與義的那個「識」，那個「識」，心識了，亦不可得，亦是「空」的，不可得即是「空」，「故彼頌曰」：所以《唯識三十頌》有一首頌這樣說，怎樣說？當你修止觀修到四加行位的時候，你就怎樣？你是不是證到真如？還未證到的，怎樣未證到呢？「現前立少物，謂是唯識性，以有所得故，非實住唯識。」

這種人他在修止觀的時候，覺得山河大地亦空，那個「我」亦空，什麼都是空，什麼都是空，空都是「空」，空亦是空，空來空去總有一個「空」在這裡，好像在面前豎了一個「空」在那裏，「立」，立就是豎在那裡那樣，少少東西，有一點點東西，即是有個光影那樣，你就撇除不去。「現前立少物，謂是唯識性，」「唯識性」即是真如的別名，唯識的實性，這個是真如了，當你說這是真如的時候，你就是一個概念，是相來的，「謂是唯識性，」他說，這種人就是加行位的菩薩了！不過是如此而已！「以有所得故」，他還有一些東西可得的，不能空去的，「非實住唯識。」

「住」即是證入，並不是真正證到這個唯識的實性。這個「唯識」就是指那個唯識的實性，就是真如，不是真是證到真如。即是說，四句東西就把全部加行位的四個菩薩全部踢開，你這班人全部都證不到真如，識不識解這幾句東西？

如果你們讀英文的，不如再找回那首偈來對照。如果是懶散的，你真是整萬世都入不了加行位，入了加行位也不過如此：「現前立少物，謂是唯識性，以有所得故，非實住唯識。」但是如果你的智慧好又勤力的，你可以、可能幾世就搞定都說不定

的。即世搞定就更好了，不過都不敢奢望即世，兩三世搞定都不錯。算賬，救度那班人不能來算賬，同時就日日施食，他施食，多忙，到差不多他就說，我先施了食。他說：它不食它們會來扯他的，很多是這樣的，不知為何？日日施鬼食，你一到時候不施，好像有東西拉你的衣服，拉扯你那樣的。我有個朋友都是這樣。

聽眾：羅公，怎樣施？

羅公：好像有人扯他那樣，我有朋友，第一個就姓李的，在國民大學做訓導長的，在叫做李伯然，第二個就是顏世亮了，這個忍慧法師，一到時間他不施食，一過了六點不施食，它就走來扯了。我說：怎樣扯？嘿！在這個衫角處扯的。你幻覺而已！你學一世禪宗你還有這些東西！嘿！他說，你不要講這麼多這些東西！這些是我們的業力，無始以來搞不定，什麼都搞不定，這樣的。這樣，他就以這樣老行專尚且臨到最後都還要這樣搞，他就勸我，你就趁早如何如何，我都太遲了！我說：你太遲而已，我不用修這些東西的。能取，四尋思就觀所取，「所取」就是境界，心外面的那種境界，「四如實智」就觀能取的空，連識都空，能取的名，能取名義之識亦不可得。釋云，經裏面有些叫做「頌」，頌、頌曰：如何如何，那些叫做「頌」，後面的頌裡面就跟著叫做長行了，長行，頌之後就論曰：如何如何，論就叫做「長行」。何解呢？因為梵文的那些一頁一頁的書，它現在，梵文一頁一頁那樣的，一頁梵文一頁經，頌就這樣，四句，一句、兩句、三句、四句就一行，就叫做一首偈，頌即是偈，一首偈，叫做「一行頌」，西方人譯做 one-line, line, line, 一行頌，經裏面就是這樣。

-完-